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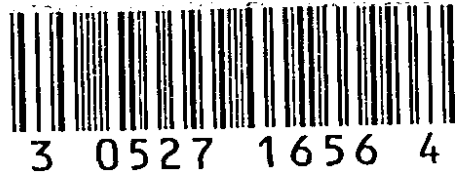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四集第二編

洞冥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813.7
661
:4(2)



洞冥記

英國斐魯丁原著

第一章

斐魯丁曰。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一號。余之靈魂。竟脫然越。吾軀殼而出。時余臥病於器波沙得中。暈逝久矣。覺此魂飄飄然。初無可著。然尙未飛越。卽行久之。覺體已冰涼。而吾魂將凌虛而起。然口閉。魂不能出。兩眼者。身中之二窗也。此時窗亦嚴閉矣。欲力開其眼。而看護婦。則以巾冪之。後此忽覺有一線之光。出吾頂上。余憑此光線而上。則魂悠悠。自鼻孔出也。旣出。則暢然美滿。空氣新鮮。如囚人坐監。四十年。一旦釋其縲紲。樂乃無藝。舉目四盼。

洞冥記

一

商務印書館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 同譯

見吾友吾戚。已行出尸寢之外。爭趨樓下。詳究吾之遺囑。但見有一老嫗。嚴守吾尸。且假寐如已中酒。余見窗門四闢。余卽越窗而出。顧乃不能飛。然自樓上墜落。委地如塵。初無所苦。且一踴。竟至數丈以外。厥狀亦等於飛。越跳躍未遠。斗見一人。衣棉半臂。項掛花圈。左手執杖。其人似曾相識。一時竟不能省記。其人忽呼我。問脫離軀殼幾時矣。余曰。爲時僅耳。其人曰。爾勿留此。此間爲橫死人之區。若善終者。不宜留是。速趣陰曹。余曰。陰曹安在。其人曰。此間有逆旅。門外有車。趁車卽是。吾爲司事之人。大抵爾尙未知吾名。吾卽毛鳩雷也。余曰。知之。吾在遊戲之場。曾觀玉照。余言後毛但一笑。引余前行。竟至倭委克小巷。毛停趾。指示一家。言曰。爾至彼間覓車可也。語後自去。余至一逆旅之前。見一公車將開矣。余

至時衆亦不問。彼此心照。咸知其爲新死之人。車人曰。吾馬力恐疲。且車擠。不能更坐一人。余視車上。已有六人。六人咸曰。尙有餘地。不妨相容。余謝之。昂然登車。車鱗鱗行。此六客中。亦有女人。不冠不飾。其載車之重。三女亦僅抵兩男子耳。讀吾書者。當知車中人服飾。及車馬之式。咸異於人間。車極輕便。其雕鐫之細。幾爲目力所不能辨。馬極騰奮。車人生前。亦習於馭者也。車遂隆隆而前。道里則不可辨。

第二章

人間咸言。人之鬼魂。同於貓頭鷹。恆以夜見。卽夜間亦往往爲人所見。因是之故。陽人夜行。恆以燈。冀與鬼避。亦不願見鬼。然老黠先生曰。鬼之見形。不必夜中。卽白日亦足見之。余行時。天黑如墨。

卽同車之人。面目亦不可辨。車行旣遠。車中人始相通問。以車初上道。衆皆假寐。而余幸未困。見對坐之人。忽張眼。余先曰。天氣奈何。沈黑至此。對坐者曰。匪惟沈黑。而且嚴冷。然吾已脫軀殼。則冷煖由他。想足下。適自煖屋中來。或覺冷耳。余曰。足下之死。出於何病。其人曰。吾爲人殺斃者。余曰。足下旣爲人殺。胡不追逐殺君之仇。往索其命。其人曰。吾無是權力。以法律言。固宜橫死者。今簡言之。蓋庸醫誤藥。以致命者也。醫生以吾天花。防傳染於人。故以藥殺我。以絕其根株。語至此。旁坐一人。忽大呼曰。汝天花死耶。吾甚畏此病。不願與之同車。吾生時。幸備百種之法。嚴避此病。今幸不以此死也。此人一呼。車中人皆醒而笑。此人聞人媻笑。卽亦自慚。言曰。諸君勿笑吾癡心。尙以爲未死。死人又何畏。天花者。余曰。然

則先生物故。亦必天花。不然。胡哀嚇至此。其人曰否。吾生時未有此病。長日省省虞此。及死。尙有餘懼。方吾生時。力防傳染。至不履倫敦者三十年。後此有要事。卽吾畢命之前五日。始至倫敦。至之明日。爲友人延飲。吾謝不往。以其夫人天花新愈也。後此飯於他處。食蠅子逾度。因而同附此車耳。復有一人言曰。吾敢質言。車中諸友。萬不能知我爲何病而死。余意欲與之攀談。卽因入患。旣別於衆。衆何由知。胡不自陳梗概。亦足增吾聞見。其人曰。余爲榮耀過度而死。余大愕不解。所謂其人曰。吾與人決鬪而死。復有一人曰。吾於去年夏間種牛痘。幸未斃於天花。自以爲樂。百病無憂。乃不數日。竟中風寒於跳舞會中。以寒熱往來不已。乃畢命於昨日。語至此寂然。蓋最後所言者。一婦人也。已而天明矣。此婦人之

旁。尚。有。一。婦。此。婦。問。曰。爾。以。何。病。至。此。答。曰。吾。病。瘵。耳。二。醫。不。明。
 吾。病。而。爭。其。旁。尚。坐。一。婦。人。再。叩。以。死。法。則。此。婦。微。偏。其。口。似。謂。
 已。之。死。法。宜。人。人。知。之。何。爲。見。問。蓋。其。狀。態。至。得。以。爲。人。問。無。樂。
 不。如。死。休。又。墜。行。爲。人。所。輕。今。暝。然。歸。陰。則。百。醜。俱。蔽。所。以。轉。生。
 樂。意。余。觀。首。先。發。問。之。婦。人。風。貌。旣。佳。舉。止。尤。落。落。大。方。殺。不。期。
 生。其。憐。愛。顧。愛。則。有。之。至。於。淫。邪。之。念。則。已。泯。然。無。存。於。今。復。談。
 生。人。之。事。冷。眼。觀。空。一。無。執。著。然。亦。微。微。有。戀。生。之。思。美。婦。人。曰。
 吾。所。戀。戀。者。夫。子。耳。語。次。顏。色。頗。形。慘。沮。而。決。鬪。之。人。亦。頗。悔。性。
 質。之。烈。此。時。忽。覺。有。凶。臭。之。氣。入。諸。鼻。觀。車。行。愈。近。臭。乃。愈。凶。中。
 有。一。人。開。車。窗。外。盼。則。已。至。一。大。城。鎮。之。間。語。未。已。車。已。近。關。車。
 人。告。余。此。爲。病。城。道。至。平。坦。特。氣。味。劣。耳。城。外。酒。館。歌。樓。林。立。歌。

樓之上。美人出沒倚闌下盼。飯莊之中。珍錯羅列。既入城中。則淒寂動人。道無行者。間有所見。則老嫗爲多。忽見一老人。精健而倚杖。顏色甚戚。衆咸不欲居此城中。乃吾車不期入一逆旅。衆亦不能不續續下車。

第三章

既入店門。似本日不能首塗。必留宿於此者。逆旅主人。忽入言曰。新鬼經此。必晤病神。其所以宜行通謁者。不病胡由得死。余曰然。他人如是。吾亦遵率而行。主人曰善。吾當遣人爲導。主人未行。忽見道上所遇之健叟。其來也可三數輩。此卽城中司事之人。以杖爲憑信者。余輩通名後。擬隨之入謁病神。乃此數叟。忽互相愕顧。飄然自去。余怪其無禮。卽呼逆旅主人問狀。主人太笑曰。諸君胡

以不授以金錢。此陰中陋規也。余聞言不解。且曰。吾新死人。安能懷金錢而來。且陰中又安用此。主人曰。否。吾未明言。此吾過也。在法宜先送君輩。見司姑雷迫。一見此鬼。可以盡情需索。余曰。此鬼何慷慨至是。吾徒手空空。安有假資之權力。且吾深知司姑雷迫。愛惜一先零。如其性命。胡能假資於不相識之人。主人曰。惟其人吝惜於生前。故罰其在此。開一銀行。凡新鬼假資。義無不允。此上帝示罰也。此銀行卽其生前剝削之故。故上帝令在此。每日耗一先零。使之空無所有。然後再落人間。爲七十年守財之虜。死後化而爲豬。受宰於人。使寸虜不留。則吝性全消。更令爲人。則不吝矣。余聞言大愕。曰。每日耗一先零。胡能濟衆。主人曰。帝令其耗一先零而已。其不足者。帝補之於其財產之本。有者。令日耗其一。以盡

爲度。余悟曰。此帝之妙用也。然尙不了了。彼日耗一百。則帝何以補其九十有九。主人曰。少須當自知之。試觀其假資之時。痛如刀刑。此正以見上帝示罰之巧。須知被罪之人。臨刑時。往往思欲改爲徒罪。此人臨死。寧舍其命。不舍其財。故上帝令挾其所有入諸是間。此理甚微。今且引君往見此虜。余輩無言。隨主人至一處。案上陳金錢如山。不可計數。余入門時。司姑雷迫一見精神。喪敗。知余爲假資而來。主人卽述來意。謂之曰。司姑雷迫。爾吝惜鬼也。趣出資。假此善人。趣出。趣出。否則將以吏來。汝不能狂於人間之蹇態。挾資驕人也。主人遂以行杖指司姑雷迫。司姑雷迫不得已。取錢而顏色之慘。乃如喪考妣也。余輩心憐之。乃不多借。而主人以余輩爲廉。卽曰。諸君勿憐其人。恣取之。余如主人言。乃飽裝其金。

錢。至於衣囊皆滿。忽見座旁一人。怒視司姑雷迫。曰。吾前以書捐取其金爲善舉。不惟不答。且封還吾書。可惡也。余遂同衆而出。心念上天之斥財虜。其道乃甚巧。主人曰。上帝故令其人舍財。以予人以痛楚。其心耳。此輩生前。不舍一錢。死後。乃日剗其心頭之肉。如何能堪。道上逢拄杖之老人。逐一入屋。余乃出錢授之。老人大悅。曰。吾可以引君輩觀人之病狀。余輩乃隨老人出視病人。余請老人引余觀疔病之人。以余之死。由寒熱也。老人引余至一所。細問乃無此病。又至一所。則瘵疾也。又行則過花柳之病院。其鄰爲蠱院。於是又歷風癱之院。均不得疔病之人。此時余囊中之金。將告罄矣。而老人亦告疲。悠然自行。老人去後。余復遇一老人。問以疔疾所在。老人沈吟久之。自囊中出片紙。中作數字。余不之識。卽

命余以此紙。至一店鋪中問塗。自有人示爾以處也。余如言行。其店大似市藥之所。店人取紙視之。卽出小瓶無數。傾藥一處授余。卽以紙束諸瓶口。草草作數字。余曰。吾來覓店疾之院。非買藥也。店人不答。仍以藥授余。余慍而出。欲歸逆旅。道中復遇一老人。仍拄杖。余仍予以金。請示其處。老人大笑曰。汝爲人欺矣。此城中無是病。因問余生前事。一一告之。老人曰。此病仍屬之花柳病院中。所司者。余與之別。如言往覓花柳病院。已至一處。巍峨如宮殿。門前有馬路。高樹夾之。中有雜花。惟少短耳。所司者引余至一廣堂。中多石象。然皆不完。所司之人告曰。此均當今之偉人。咸死於漁色而成。此殘狀矣。余遂登樓。梯廣而高。樓上懸畫軸於壁。余問此畫爲誰。對曰。此象均名醫與病爲仇之人。余見畫中人。皆作醜形。

似有意點染者。余竟不能辨其貌。已而入一祕室。壁上皆懸美人。美乃無度。然顏色皆含病容。自此室入他室。則畫軸多老嫗。引余者曰。此爲院主人之良友。余視畫中人。曾識其一二。則當時老妓也。余大驚曰。此等人胡爲屬入是間。對曰。此間畫象。無論貴賤。匪所不有。已而至病院。則一女人。瘦而無鼻。面有癍痕。此女人見余起立。卽坐余。爲禮後。女問陽間事。余一一答之。女忽笑曰。此刻人間。仍用湯藥丸藥以止病耶。余曰。然。藥力頗有效。女曰。吾不畏此物。人人固怕死。然多不自檢之人。卽有善藥。亦終罔效。余曰。邇來陽間浪遊者。日乃益衆。女聞言悅曰。如是吾亦知之。吾有朋友數人。倡爲背德。午天之言。故沈溺者。日見其衆。而爲人父母者。往往爲兒女定婚。加以專斷。以無愛情之故。則浪子日多。吾院中之人。

數亦將日躋。正坐談間。女神之三女同入。長者名利培拉。次名赤拉。注。又次日司考夏。三女皆醜。然頗溫雅。三女面母。均不加敬。出後。女神謂余曰。此三女甚無禮。吾加以恩意。彼終弗馴。卽恣其所欲。咸怏怏無歡。余知生人處家百口不能分析。卽興辭。旣歸逆旅。見同來之人。已一一登車。余與主人爲別後。車磷磷上道而去。

第四章

車行彼此無言。余忽問諸人何適。因述余之所遇。中有一女答曰。此拄杖之人。一無情愔。好愚人。也。言次。忽曰。垂至一府矣。余問車人。是府何名。車人曰。死府也。府外華麗已極。建築爲高習克時形式。旣高且敞。以黑石爲垣墉。其光奕奕。牆外均高樹。其密乃爲陽光所不能漏。府沈沈如墨。苟非處處張燈。則洞黑不可辨路。燈光

既亮。作黃金色。厥狀甚肅。隱隱聞有風聲。雜水聲而至。余淒然起。慄。而車已停於門外。吾輩當入謁死神府中。兵衛羅列。其嚴肅如帝王之宮。余歷數處。始至一廣殿之下。其上有巨梯。梯旁有侍衛二人。毅然有威。此宮外觀多陰慘氣。入時轉見華美。且兵衛雖多。而默不聞聲。然人人顏色咸露悅豫之象。無悲戚之容。余緣梯上。羣房密布。壁上懸戰圖。余且行且觀。思欲得威靈吞戰拿波倫時陳迹。蓋余生平極佩威靈吞。故欲見之。侍衛告余。此間未有是圖。復前行。別至一室。門外已聞繁雜之聲。時死神未至。伺者紛集。故聲雜而聒耳。余見室之西隅。方有二人密談。一冠四方之冠。作黑色。其一人衣紅色之繡衣。有人語我。此二人爲陽世之間官。余遂細辨此二人口語。蓋方爭論。一曰。爾縊死幾人矣。其一曰。爾燒殺

幾人矣。余聞二人之論。亦不能定誰者殺人之多寡。言次鬼王入矣。王之左右有二人夾侍。左次之人。則武健而慙。右次則丰神奕奕。一美丈夫也。余去鬼王之座甚遠。王作何語。亦不之聞。旁有一衛士。告余以新來之人物。顧此衛士。面容慘淡。然吐屬甚恭敬。無官中之惡習。復指二三人。稱爲土耳其之皇帝。而狀亦謙沖。不似生時之傲兀。復見羅馬諸帝。亦來謁王。而羣鬼中。獨不見有業醫者。余問衛士。衛士曰。羣醫已往病城。研究病鬼。且欲令其魂魄消滅耳。忽見一人。盛服而入。狀似皇帝。余驚問衛士爲何人。衛士曰。是當日最著名之庖人也。余此時進面鬼王。以口親王之手。王勿勿作數語令退。王亦罷朝。余出視同來之人。亦將登車前進。余亦不戀是間之繁夥。毅然隨衆而行。

第五章

車行至考西塔河之次。遂下車登小舟渡河。河上無車。衆始步行。路上遇數鬼。將投生人間。前行之二人。則彼此接臂。密談甚親。過時。卽有人語余曰。此二鬼者。一託生貴族爲公爵。一則爲人御車耳。余此時人間之思慮尙存。以爲貴賤分殊。不應接臂同行。爲之太息。御者笑曰。固哉此人。須知公爵固貴。然得悍婦爲偶。終身不振。吾雖爲人御。幸無妻子之累。然脫然自在也。余亦爲憬然。復前行。道遇一人。顧盼自雄。似至狷傲。余好事。欲知其投生何所。卽前問之。其人曰。我入世得聰明之質。且有十萬鎊之產。且得美名。故自肅其容。止俾託生時。方能出乎人上。其人過後。有一巨羣之人。沿路嬉笑而來。余以爲此等人入世。必享佳運。詢之。則一羣丐者。

也。於是愈行愈遠。遇鬼之託生尤多。忽然歧路分出吾前。有無數支路。合乎其中。惟此兩歧路。狀亦各殊。其一多亂石。且多沮洳。荆榛密布。人甚艱於步履。其一則平坦。芳草紆綿。花木繡錯。似靈境也。然多石之路。則人人爭趨。而靈境之中。趨者寥寥。余問路人。則曰。嶮巖之道。可趨富貴之途。若靈境。則唯有志於聖賢者。趨之。余曰。道既不易行。何爲趨之者。衆答曰。此道有音樂。迷人。且有人立侍而行。諂故人。樂爲趨之。且道雖崎嶇。而往往見美宮室。可以遊憩。燕息。故冒險之人。往往僥倖。而得福報。至於花木之途。雖平坦。而無居處之樂。但得團焦。足以食息而已。不能求多。且難行。之道。人之趨之者。恆以爲有志。若趨平坦之途。人人轉以無志。嚮目之。此時忽聞喧。聒之聲。見羣鬼爭逐。一人且嘲且罵。聲湧如潮。大類

英。國。市。人。辱。一。小。偷。又。似。劇。場。中。優。伶。不。精。於。藝。一。出。奏。技。衆。爭。唾。之。厥。聲。田。田。如。壤。牆。也。余。卽。怪。問。此。被。逐。者。爲。何。人。何。至。重。犯。衆。怒。至。此。卽。有。人。曰。此。卽。將。來。之。國。王。凡。人。在。陰。中。掣。籤。得。居。王。位。者。衆。皆。如。是。禮。之。須。知。人。主。在。生。固。貴。若。在。陰。中。所。享。被。不。過。爾。爾。非。有。仇。也。其。積。習。然。耳。所。以。羣。鬼。每。得。貴。要。之。籤。恆。與。藝。人。互。易。前。此。亞。力。山。大。曾。與。戴。歐。尼。互。易。以。戴。歐。尼。寧。治。哲。學。初。不。願。爲。帝。王。也。已。而。呼。囂。聲。止。而。被。逐。之。王。者。忽。對。衆。言。曰。諸。君。以。此。禮。見。待。令。人。生。駭。須。知。吾。之。掣。籤。非。我。自。私。我。固。不。幸。得。此。然。安。知。諸。君。異。日。不。得。此。籤。而。我。亦。將。以。是。相。報。則。往。復。寧。有。已。時。吾。亦。知。吾。託。生。之。命。運。固。不。值。一。錢。然。非。有。貪。戀。富。貴。之。心。亦。不。肯。低。首。下。心。甘。是。僇。辱。行。且。更。易。其。運。命。果。我。以。帝。王。爲。榮。自。矜。

富貴則諸君詆我當也。願吾實非其人。吾今幸得帝王之籤。爲意甚得。亦不願與人互易。以我好名心切。日圖馳譽於人寰。故亦不願恥辱。而冒爲之。且吾果能因勢位而進求道德。則較爾輩不既貴乎。况爾輩將來爲我之子民。我卽爾輩之父兄。百事賴我。今何呶呶之云。吾自茲以往。日以國家爲心。萬不敢有一時之暇逸。其心足以對爾矣。爾謂吾言如何者。後此吾君臨四海。必使一言一動。咸爲世法。爾輩旣受吾之旻幪。則當極力感我。爾能享家庭之樂事。亦由我能禦外侮。故爾得以優游。且爲爾興工業。振學務。非我提育。胡得文明之機。則謗我直謂之。不恕。語後直趨靈境而去。衆見此人趨聖賢之路。爭呼稱頌。其賢。其人行後。卽有人追呼曰。此路安可走。吾當追而反之。追者之人。卽其內閣總理。故不願其。

君。接。踵。聖。賢。也。

第六章

余亦不問其人能追回與否。則別趨一道。此道非投生者也。沿道一無所見。已至一處。則爲託生時貴賤掣籤之地。名曰命運之輪。司輪之神爲女身。醜不可狀。每見美人。則妬形於色。至於男色之美者。遇之輒加禮焉。然則美男之倖福。較於美女多矣。以其身不爲司輪者之所妬。然掣籤正復非易。司其柄者嚴重無歡容。大似藥肆之主人翁。架上列瓶無數。凡託生之前。必飲此藥。即中國之孟婆湯也藥中貯愚智之性質。至於參配其藥。終不免有輕重之差。多參愚藥。則成鈍愚。以其藥力偏。故性質亦從而偏。實藥味劣而難嘗。中有一美人。甫入脣吻。卽攢其眉。赴輪上。覓取冠冕。余亦不辨其冕。

之爲何種也。復有數人。飲藥之後。卽擲其瓶。爭趨輪下。掣籤。然司輪者不及檢。竟有一人掣至三四籤者。余竊見一人竟掣至一把。籤中有主教者。有內閣者。有將軍者。有優伶者。一爲詞臣。其人仍納三籤。但留優伶詞臣二籤而已。蓋籤上尙有細註。或書多金而健。碩然多躁而不寧。或註多病而馴。其性至詞臣之籤。則加註云。得此籤者。傲而輕人。其得哲學家之籤者。則大書曰。貧而樂。余見籤上好惡互見。余又何從簡選其完善者。亦有籤上書宜妻者。不宜妻者。有偶之籤。則畫二角鰥也。則否。時余未屆託生之期。而司輪者亦授余以藥。藥入卽吐。吐後塵慮皆捐。轉覺投生者之無味。心憐此入世之人。徒益擾攘。無謂也。行次復見數人。憂形於色。余亦不暇追尋。匆匆而過。已而至伊里沙木城。城外羣鬼無數。爭欲

入城。顧有許入者。卽有不許入者。城門有官。簡閱行者。其人名邁
惱司。

第七章

余亦將入城。忽聞有人言曰。吾生時曾捐資無數。付之醫院。官中
曰。沽名之士。仍不許入。又有人曰。吾生時常至教堂。且多茹素。與
惡人爲難。見恆斥之。且檢身甚嚴。不邇酒色。但有一兒。性好狹邪。
吾乃不令襲產。官曰。汝仍回陽。不能入此。於是尙有數人。見此二
人。不能入城。卽紛然星散而去。此爲無罪之人。官不許入。至有罪
者。則城下別有一門。其深無底。官令人推而入之。意卽地獄也。少
選。復有一人。面官曰。吾生時不善不惡。專研究蚨蝶之種。官不之
答。揮之令去。已而一美人至。流波送媚於守門之官曰。吾在人間。

無數少年爭來求婚。吾一一卻之。今吾身仍處女也。官曰：爾拒婚。尙未淨盡，仍歸而拒之。此間無爾。入處女去後，一伶鬼復至。面官曰：吾之所爲，官當知其善惡。官曰：爾且少伺於此。俟有同類之人，當與爾同入此門。若以我之見，不如歸也。伶鬼聞言復辨曰：吾不止勸善，且以我力作，所得盡施之。友人官聞言，卽呼開門。門果大開。官曰：爾若早進，是言何至。久久居此。伶鬼言曰：吾以爲優伶長於爲善，顧乃不爾耶？於是復來一鬼，與官爲禮後，以右手擦鼻烟。官曰：爾何言？其人曰：長於跳舞。官曰：能跳舞良爲藝人。至此跳舞不如入世跳舞爲佳。舞人鞠躬致謝而去。余後此詢得其人，未飲吐藥，故仍存塵濁之思想。已而一老人至，而余似與相識。老人自敘曰：吾曾爲議員，卽述其爲國爲民之幹濟。官曰：吾知之，仍歸爾。

之議院。正於此時。復至一鬼。自言曰。吾爲公爵。官曰。城中無公居處。卽斥之。令行。忽見一人。戰慄無色。請於官曰。幸官勿推我入諸無底之窟。官當諒我。在陽間劫人十八辨士。今已縊死獄中。受苦酷矣。願吾雖行劫。卻知孝敬。二親且愛妻子。曾爲朋友擔保錢。受累匪鮮。官聞言。忽呼開門。令入。此縊鬼入時。官以手拊其背也。縊鬼入後。忽來羣鬼無數。爭欲入城。且言當以酋長爲代表。已而酋長至。言曰。我國殤也。官曰。善。吾聽爾入。將入時。官曰。爾以兵加人耶。抑爲人所伐。以兵相抵。酋長曰。吾本長征之人。入敵人之國。攻劫而取之。官曰。何爲如是。酋長曰。吾聽將帥之令。不能自主。須知兵人以服從號令爲上。故不敢以黑白自辨。官曰。勇哉。請君以面向外。仍歸人間。此城之中。無可掠者。且勸諸君歸陽時。勿以殘殺。

爲能事。此酋長大怒。欲前而引守門官府之鼻。幸衛士爭出推而
去之。酋長去後。復來四人。自云爲餓殍。則夫妻子女四口也。自云
生平忠厚。以貧之故。遂槁餓以死。旁有一人代白曰。此四人者。歸
吾教下。誠善良。不爲惡。其死命也。官曰。爾爲彼區之牧師矣。想爾
生平享用必無所缺。牧師曰。然。吾所屬爲小區。官曰。此可入城。牧
師欲隨之入。官止之。勿行。令歸。陽世曰。爾生平不曾施舍。牧師無
言。忽見一偉丈夫昂然至。止。自白曰。吾愛國人也。官令開門。而偉
丈夫尙以爲不足。官曰。爾旣愛國。今來此間。國中不鮮一忠臣乎。
以吾之見。不如遄歸。更適爾事。此愛國者。仍欲前行。官止。不可。官
怒。令衛士捉之。勿聽入城。此時及余輩矣。輩中有女子甚端莊。珊
珊欲前。官止之。曰。此間不收僞行。女幸勿入。余初意本無入城思。

想官問曰。爾平日何爲。余曰。少年時甚好蕩游。匪所不至。然幸不爲惡事。但逢義舉。匪所不允。其待朋友。悉出真心。數語以後。官無言。磨余曰。爾勿喋喋。聽爾入城。此時尙有一女同行。蓋此女雖愛余。幸無情慾之念。且女之美麗。誠人間所稀有者也。

第八章

余既入城。林木陰森如畫。覺城中人如舊相識。行未遠。竟遇亡女。父女相見。樂不可支。已而遇見司巴達王利安尼達。余謂王曰。吾鄉詩人。甚稱王之勇敢。王聞大悅。此時忽聞有絃歌之聲。清越無倫。已而詢之。則阿斐亞及沙后之鬼。一彈一唱。而侯莫爾亦在其內。侯莫爾見余。卽問波迫安在。且言波迫譯吾伊里亞德之書。甚精確。余曰。先生作詩。逐段分唱。不聯絡一氣。非歟。侯莫爾笑曰。爾

讀吾詩。有相聯之迹否。果有相聯之處。則爾讀時當能辨之。余曰。近人多爭論先生家世所在。實則先生產於何地。乞以示我。侯莫爾笑曰。吾亦不知其所在。語次倭齊魯至。而亞直生亦繼至。倭齊魯曰。吾書伊尼得。有人譚譯與否。余曰多矣。吾實不能悉舉其名。唯沙迫所譯者。則固見之。惟先生書中。有難解處。經瓦白吞爲先生詮釋甚詳。亞直生曰。何處難解。倭齊魯曰。瓦白吞謂我第六卷中有難解處。亞直生曰。爾胡未嘗言及於此。倭齊魯曰。爾博學多能。又有神怪。吾何能語爾。以此箋箋者。正議論間。而沙士比至其旁。尙有兩人。一比登。一布束也。此二人忽爭論沙士比之書。間有不能明瞭者。因而爭辨。沙士比曰。方著筆。吾亦不知所以然。書中固有不明瞭之處。然後人自有知者。今茲爭論無謂也。

第九章

余方與諸名士立談。忽見有無數雄鬼。作陣而來。與沙士比諸人相見。第一則希臘之亞器里。及尤利西。與侯莫爾晤談。次卽伊尼亞。及凱徹。來覓倭齊魯。此外尙有數雄鬼。覓沙士比。而亨利第五亦在此。數雄之內。余方屬目亨利第五。突來一短小之鬼。與余引手。自稱爲叨馬沙木。余幼時已聞此人之名。卽曰。前此編史之人。言公短小無倫。今日相逢。似紀載尙未盡實。書言公之身體不及二寸許。今茲相公。竟高至一尺有半矣。史言公之事蹟實多。其尤奇者。爲布丁及牛肚事。此二事確耶。叨馬沙木曰。布丁之事。特史家之演義。安有是事。至於牛肚事。則屬實也。吾不備爲牛所吞。此時果有兵刃。卽可立洞。牛腹而出。叨馬沙木語時甚怒。余不復再

言。卽泛論野人格鬪事。叨馬沙木曰。此非我之功。有嘉克者。力能搏野人。余未及答。忽見一偉丈夫。扶將一人。徐徐而至。則屈羅威魯也。侍者則馬太阿也。余大驚。何以見此鬼雄。憶余少時。聞大母言。屈羅威魯死時。扼於羣鬼。因而問之。屈羅威魯曰。此讖言也。吾幾爲鬼物。納諸無底之窟。苟非吾生平行爲之善。則萬難逃此地獄之門。蓋轉劫入伍。備嘗艱苦極矣。此爲差魯司第二臨朝時。吾所託生之家。忠事差魯司第二。因而盡蕩其產。及十六歲時。吾父在軍營中。爲吾得一小弁。已而復遇革命。吾遂脫兵籍。入保皇之黨。包因一戰。吾創重幾不起。創平論娶。竟生七子。變業入梨園供役。然燈洒履。苦乃不翅。死時竟以凍餒。旣死復面鬼司。鬼司憐我。遂盡懺前此之罪狀。放入此城。余聞言。問曰。足下當革命時。曾否

有僭號之思。屈羅威魯曰。吾不敢謂無此心。意甚不懌。愴然自行。屈羅威魯去。而史家利威至。而亞力山大適自病城至此。一見利威。顏色頓變。利威曰。王勿爾爾。王昔以兵伐波斯。戰績所留。去羅馬遠甚。蓋利威之紀亞力山大十事蹟。事多微詞。故亞力山大深滋不悅。

第十章

利威欲行。忽見與一人行禮。其人卽周禮鶯。余聞名。知爲窮凶極惡之人。在法宜納之無底之窟。卽正色謂曰。君之行事。似不愜人心。何由至此。周禮鶯曰。史家失實。吾罪不至是。吾初至是間。拒不聽入。吾投生數次。第一次爲人奴厮。第二次爲猶太人。第三次則爲大將。後爲承襲重產之人。更後則爲木匠。又爲美男子。爲僧徒。

爲琴人。爲慧業文人。爲國王。爲愚騃之子。爲乞丐。爲親藩。爲政治家。爲健卒。爲紉人。爲搢紳。爲詩家。爲武士。爲舞人。又爲三次主教。如是輪迴。而鬼司始容入此。余曰。轉劫纍纍。能記憶其事否。周禮鶯曰。彼此既有餘暇。不妨一談。余此時引吾女之手。及同來之美人。行至萬花之中。據石而坐。周禮鶯曰。君知我。第一臨御爲王時。軼事當已領解。人言吾臨死時。累見異徵。實皆妄語。史家本多失實。吾亦烏從而辨之。余最後投生於拉治相。拉治相在西里西。余託生於羅馬種人家。非聞人也。吾天性好遊。十七歲時。至君士坦丁。居一年。欲至司瑞士。是時羅馬皇爲瓦倫司。許野人高索。至其國都。吾見高索種人。有一婦人甚美。其夫名魯雷克。亦軍中人。此女愛余甚摯。至今猶耿耿於懷。旣美且賢。吾乃售身爲奴於其

家。乃其夫愚駭而不妬。卽令吾伺其夫人。蓋吾當日一亭亭美少年。在理其夫當重禮防。乃竟撤防而縱我入侍。此則爲余進身之機。兆女乃大悅。彼此日成。每日咸留意於余。願婦人主而吾身奴。烏敢唐突而犯不韙。且此女端重而守禮。願余情慾莫制。則請犯之。一日乘其夫外出。吾遂乘機而進。願守者甚嚴。吾竟不能奏捷。而此婦人大怒。且呼吾知左右無人。而此婦人亦僞嗔而非盛怒。後此從我矣。一日余二人正在坐談。而其夫遽歸。竟入夫人之室。余則潛伏祕處。其夫宜見狀。知旨。願乃不覺。乃吾露其足於外。卽引出榻下。則大怒。出刀將殺夫人。吾卽自承其罪。侃侃不撓。夫人見余自承已過。則悉諉之。吾身於是。其夫遷怒於余。將加以非刑。而夫人無主。知一爲緩頰。轉滋自累。故噤默無言。其夫忽得一策。

笑曰。此著正足處。爾自茲以後。或不敢無禮。至是立時出刀宮。余遂被腐刑。仍留於家。夫人頗滋後悔。見余恆恨恨。後此羅馬與高素人議。以狗易人。有寡婦以一狗易余。且佐以財物。余遂入寡婦之家。居七年。苦乃不翅。長日以畜驅。余有女僕。輒呼余爲狗。不齒之人。吾雖盡忠。歎而寡婦及此女僕。終不謂然。凡食物經余手一觸。卽棄。置不食。以爲有毒。其間苦趣。不能殫述。但至於極苦而已。一日有異教之僧造門。寡婦卽以吾贈之。旣入僧寮。乃盡易其遇。蓋前苦而後樂也。僧旣見重。羣奴亦供吾指使。僧之祕事。悉商之我。夜中有人上供品者。余悉饗之。旣醉且飽。長日醺醺。於是者四年。僧以胃病死。吾復轉入他僧之寮。僧名屈里拖姆。爲基督教人。長日飭余誦經持齋。數月之間。余瘦骨柴立。然旣入其教。謂可

直造天堂。僧有道行。初未斥余。然僧好讀亞雷侯尼書。吾竟未置之枕畔。僧乃大怒。然每令余誦此書。有時舛謬。僧曰。筆墨固佳。惜選材劣也。此時有他教攻訐此僧。實則僧持戒甚嚴。未嘗輕犯。已而僧脫吾奴籍。俾得自由。余別入一家。在羽林中爲魁索。余承迎恐後。主人亦甚加憐。時加獎勵。而余竟不自足。則頗怏怏於其人。尋交得一人。名魯西拉。爲宰相之近侍。爲保民之官。品行至劣。兇狡無倫。願見余有才。則力薦之於宰相。宰相素惡吾之主人。欲因余以陷之。宰相見余。日加優禮。且賜宴。余偕魯西拉入府。宰相薦寵備至。飲次言曰。世間智慧勇敢道德之人。果無所得利者。將須此何爲。以老夫觀之。人人果能從我。調遣卽無道德。亦足富貴。余聞言極稱其是。且願爲知己。盡其死力。宰相悅甚。卽指吾主人提

毛西羽林將軍之短。肆詈已極。而余不爲辯護。魯西拉曰。提毛西安可置之地上。必不當令之生全。宰相曰。死之甚難。提毛西方有寵於王。果能刺殺其人。則亦英雄之一派。吾當厚貺其人。卽向余曰。汝能行大事否。余曰。羽林之爲人非佳。與吾本無恩意。且有功無酬。慳吝已甚。行當爲宰相復仇刺之。至易。語後興辭。宰相且約明日相見。明日果往。宰相卽以祕計示余。曰。以狀告其謀逆。則立下於理。吾卽以厚酬報爾。余如言下狀告之。而提毛西果下獄。余坐俟宰相之酬。而宰相渺然無耗。余示之以意。而宰相愕然。一若無覺。且曰。爾以奴告主。直是同謀。尙何索酬之有。語後。逐余。余大怒。欲復其仇。未及舉。而宰相之陰謀已死我矣。旣死來面鬼司。在法宜納之無底之窟。鬼司以余受寡婦之苦七年。免余入窟。復令

投生以罪自懺。

第十一章

吾遂投生猶太之家。猶太之人。惟利是視。他無所知。吾生於埃及。亞力山大拉。名曰巴沙查。墜地後無可紀。一年猶太人叛。殺基督。教人無數。吾不在叛人之列。以雙劍鬻之鄉里。劍鈍而鏽。無可用也。吾既無兵刃。亦不與亂。夜中亂作。吾則潛逃。已而同一女郎相愛。女名斐柏亞。父爲哲學家。女貌既美。且有名於時。顧愛吾身。其不能成婚者。教既不同。女又貧困。實則二事變通亦易。顧此女竟爲教門所殺。且焚其尸。吾有寶石。贈與其人。竟與玉人同燼。於是悲感日深。乃客遊於君士坦丁。既至。欲爲售寶貨於都中。冀得重利。蓋自亞力山大拉行時。僞爲行乞之人。存寶於身。俾不爲人所

劫。且省。川資。行時嚼草根。飲涼水。爲費至省。迨至時婚禮已過。遂
無購寶之人。且聞先至者擁貲甚富。然則省錢之一道。滋非法也。
此外尙有數事。宜錯綜言者。此時有羅馬中之猶太人。其人嗜飲
好化羅尼酒。一日見訪。然知余無復嘉釀。則自挈六瓶美酒見貺。
吾乃不能盡飲。留其三瓶。餘三瓶。則參以他酒。足成六瓶。吾卽以
餘酒轉賣其人。後此有羅馬貴人至吾家。吾家住宅。本以賤價得
之。迨此貴人至。吾鄉人爭奏音樂以歡悅之。貴人臨行。賜我餅金。
令易錢分俵諸人。吾藏其金。以賤值沽酒。徧飲諸人。謂爲貴人所
賜。且吾平日亦頗信教。初不欺人。但平日未嘗延人飲膳。有人見
延。吾無不往。匪惟儉人亦自儉。已忍飢耐寒。因而成病。病中亦頗
延醫。然購藥必擇其最賤者飲之。幾死者數矣。幸能積錢。時時對

之。而樂然。心中有不適意之事。第二念則思如是金錢。一旦鐘漏俱歇。何從揭之。同行次則業產亦不加增。然以儉嗇之故。幸不耗散。於是長日籌畫。匪微不至。卽夜寐亦不自寧。死後直至城下面。鬼司鬼司曰。吾城不能容爾錢虜。爾可速行也。

第十二章

吾於是轉生於亞波尼亞中。吾母爲希臘之女奴。頗有殊色。爲尤器司之妾媵。尤器司爲芝弩皇帝之寵人。吾生長時。吾父引吾入覲。吾亦能諂。皇帝大悅。令侍左右。已而以兵屬吾。吾第一次臨敵。而馬斐亞人來圍皇城。吾力戰而敗之。尋復以兵征西里西。尙有司歐道克爲副。吾乃不行。仍居皇宮。但以副行。而大帥之名。仍我屬也。吾在皇宮。長日侍宴。宮嬪中有美人名波達。人至慧黠。皇帝

寵之。吾與波達。因緣爲奸利。凡軍官必以賄行。得賄則握兵。要惟吾二人能上下其手。於是諸將咸趨媚。吾側此時亦有詩人以文字頌揚吾之功德。吾父旣死。吾寵益深。出入宮庭。不限門籍。凡朝貴。經余一笑。咸自據以爲光寵。苟與之言。則其人立得優美之差。吾方據寵擅權。而老皇賓天。新君御宇。吾不知其吉凶。仍供奉如恆。衆見吾尙加敬禮。然已少殺於前狀。吾知新皇失寵。卽致仕而歸。以田自活。死後復至城下。鬼司始尙遲疑。繼曰。爾雖統兵。未嘗妄殺。然尙有攬權納賄之罪。仍飭投生。吾於是投生於亞力山大拉中。入吾兒婦懷中。爲其兒。時隔生之家產尙存。則悉力浪費之。揮霍從心。而吾亦不省所以爲樂之處。前兩世爲錢虜。不肯用錢。今則愚昧。不知所用。則仍怏怏無歡。遂病而死。復至城下。鬼司仍

飭投生。則落於君士坦丁中。爲木匠之兒。旣長。見羅馬帝擒得一名王。宣示市人。皇帝喜動顏色。而見囚之名王。則垂首喪氣。備極可憐。吾旣長。仍爲木匠。幸娶婦甚賢。同甘辛楚。吾治工而婦治餐。內外無間。旣已復死。面鬼司。鬼司曰。爾爲木匠。多以詐愚人。仍當投生人間。

第十三章

吾遂投生於羅馬之都。入一貴人家。擁貲甚富。迨長。極爲父母鍾愛。授以各種學問。衣食咸極豐美。及二十歲。則翩翩然一貴公子也。歌舞飲食。畢其一生。至六十六歲。是年以跳舞踰量。受病而死。鬼司仍不許入城也。

第十四章

吾復生於一人家。兄弟二人。吾則弟也。七歲入學。而塾師一無所長。吾之學問。仍懵懵然。既長。遂入廟爲僧。吾雖靜攝。吾生然心豔。煙花。甚思一試。願以清規所範。無如何也。已而得友司蒂芬。爲加司諦第二之中涓。性質至惡。吾則隨時諂媚之。司蒂芬悅。乃引吾入覲。皇帝大悅。飭吾入宮供奉。寵幸無比。加司諦素行無道。吾亦不加忠諫。已而民叛。遂而去之。皇帝既逐。吾復歸廟以避亂。然心恨此亂黨無已。逾三年。皇帝逃歸。卽自廟中見吾。吾僞爲不相識。未嘗延接。既而思得一策。因之以爲利。忽爾變態。與之親密。意縛而獻之。亞西麥冀得重賞。卽留居廟中。皇帝慨然允留。因託辭而出。匆匆走告亞西麥。請其以人來取。皇帝亞西麥卽以騎士同來。乃皇帝似已前知。則久已避。遯無迹。四嚮迹覓。咸不可得。亞西麥

大怒。以吾爲欺。卽責獻。皇帝否則加吾以重辟。吾則曲意承順其意。幸得無事。逾時皇帝復辟。吾以爲皇帝必不知前事。則慨然入覲。皇帝似已前知。卽面斥吾罪。吾力與之辨。皇帝不許。吾則長日禱告。詛咒其人。皇帝旣復辟。仍窮兵不已。一日伐一小國。盡殲其民。當其屠城之日。吾亦病殞。復面鬼司。鬼司曰。爾幸不隨皇帝屠城。罪尙可恕。惟加司諦之列將嗜殺者。悉入無底之窟。爾則尙宜投生。

第十五章

吾於是復生一家。母爲斐洲之人。生質甚醜。時教皇爲格雷格第。二。以吾母篤信。則頗加矜寵。吾父亦不悉爲誰。或庸流之碌碌者。爾。教皇旣崩。吾母子大失所恃。卽在羅馬都城中行乞。旣無恆業。

但能彈琴。蓋少時好音樂。亦教皇遣人授我者。既以琴技求食。衆雖傾聽。而予錢者恆寡。有時聽後。忽斥以爲非人。法宜斥逐而去。吾知琴技萬不能生。於是吾母以力作自活。吾則仍以琴技乞食於城中。顧吾性至懶。而又嗜飲。則稍稍行竊。幸不爲人所見。一日事發。吾母子同繫。而問官知余有技。平日與吾以錢。今日就逮。心恆惻然。卽斥告吾者以爲誣。釋吾母子。問且留吾作數曲。始行。而被竊之家。亦編曲之人。官以爲彼此同業。例不宜相誣。爲盜。在法宜悔。然吾技已癢。仍不之改。仍行竊如故。一日至一僧徒之家。吾爲理琴。乘此時機。吾母竊其銀盃。蓋用以供奉上帝者。然爲主者所覺。仍送之有司。卽前此釋吾之人。官之顏色立變。斥去衣服。赤身遊市。以鞭鞭吾背。以示辱。此僧徒行吾旁。視鞭吾之人。

且告吾曰。爾受此鞭。卽所以令爾改過。魂靈或不墜於地獄。而更人高舉。吾之絃琴以示此琴人者。盜也。吾母被辱後。未幾立死。吾心益悲。後此有羅馬貴人。收余至其家。令奏技。且請余教授。以其能。旣至。則悉心服侍。貴人亦悅。果余無間優劣。長此承迎者。或能少廁其家。不爲驅斥。顧此貴人。忽自謂技高於我。時加輕鄙之辭。吾不能忍。一日爲音樂會。貴人彈琴。音調入叶。吾微指其誤。貴人轉以吾爲誤。力加斥責。吾力擲其琴。曰。爾不服教。吾其從此逝矣。貴人亦怒。蓋別爲一琴人所讒。且不予值。於是訟之官中。吾直而貴人曲。雖得值而失此貴家。無復後繼。則余仍貧困。不可自聊。前此在貴家時。識得一女。名沙地納。聞余出貴人之家。卽延吾入其家。加以殊禮。衣食皆豐腴。然余教授時。沙地納護前。不令余微指。

其短。吾爲麪包。故則一味。阿其所好。不敢指摘。此女固護前。然禮意終不衰。已而余病。女爲延三名醫施治。三日中醫來七次。臨死之時。此醫尙來。吾復至城下。鬼司笑曰。汝以琴絃至乎。吾曰。死時安得攜琴。鬼司曰。吾陰中厭聞音樂。汝仍投生可也。

第十六章

此次仍入羅馬都城。較前爲優。少時卽寡言而嚴重。人恆器吾。慎重。謂可以爲問官及主教也。生二歲時。吾父爲吾買得鈴鐺。吾力擲而碎之。吾父奇吾所爲。以爲大器。迨長入學。不與羣兒爲戲。獨坐亦不攻苦。蓋質鈍不好書也。願雖不學。然外表甚佳。塾師以爲嚴正。足爲諸生之式。然而妬者甚衆。而外貌尙復加禮。則稱余爲小聖人。而吾心頗亦內媿。直至二十三歲時。竟眷得一女。名亞尼。

美乃無度。吾一見卽已傾心。而女之待我尤摯。溫文中卻含自然
 態度。每每接談。輒令吾心醉。問年則十八耳。吾識之於羅馬都城。
 城中巨家。爲女戚畹。與余尤敦交誼。故時時接席。余微露其愛暱
 之情。女心亦似首肯。女居羅馬。可三閱月。乃歸內普司。女行竟挾
 吾心。以去。然彼此頗相愛戀。而余之沈溺尤摯。則思以事消遣。但
 以彈琴自娛。卒不能釋我相思之病。後此遂決計探問女家之產
 業。迨細詢。則寒素也。論婚頗有雲泥之判。吾亦未敢孟浪以從事。
 因自躊躇久之。遂決弗娶。而亞尼乃復至羅馬。余旣見亞尼。慙念
 復熾。遂陰與訂婚。其迹則外婦也。顧余仍欲居道德之名。則陰賂
 一教士。爲余誦經。又託一老嫗。與女關說。女決然許余。其守貞乃
 如余之好名。於是情愫遂絕。不相往來。女亦過歸。余心思乃益甚。

長日不食。終夜不眠。然外人咸知余與亞尼情款甚深。人人咸望吾陰行結婚之期。而吾友聞言。則代余辯護。謂無其事。余聞而樂。知此僞道德之名。初未失墜。然愛女之情。仍須斯不能去懷。一日。獨坐而煩懣。遂定計與之論婚。正於此時。吾友戾止。爲述亞尼已嫁人矣。余心如刀剗。顧乃不能外洩。乃矯爲鎮定之狀。至獨居則深恨道德之陷己。此時昏昏沈沈。冀歷久亦稍忘其事。乃亞尼所嫁者爲兵官。則遷居與吾鄰。毗長日倡隨。殊享家庭之福。樂而賢聲又播之鄉里之間。吾此時悔已無及已。而吾友爲吾媒介。定一富媼。其產乃倍於吾家。余允之。且此媼亦艷而有名。適稱余家定婚之日。卽其夫死之明年後一日。媼旣未美而性質復乖。相處五年。余每見恆悵悵無歡。其略展眉者。則友誼咸稱婦賢。爲余慶。

幸。以。此。略。用。解。嘲。以。上。所。言。爲。余。生。前。失。意。之。事。而。僞。道。德。之。名。初。未。墜。敗。以。事。心。有。嗜。好。則。矯。而。遏。之。故。明。瞭。者。亦。不。吾。知。有。時。人。作。戲。言。吾。矯。爲。不。笑。實。則。笑。聲。已。將。奪。喉。而。出。且。平。日。持。論。恆。黜。淫。書。然。閉。門。所。讀。者。几。上。牀。頭。淫。書。滿。矣。綜。言。之。吾。之。一。生。純。以。僞。行。無。一。語。出。之。心。本。此。時。人。人。咸。以。君。子。見。推。而。余。心。之。不。能。自。寧。初。非。一。日。也。後。此。有。族。人。居。國。門。之。東。有。子。不。令。襲。產。乃。令。余。襲。之。余。得。書。正。在。仲。冬。之。時。大。病。新。愈。欲。赴。族。人。家。受。產。然。亦。知。彼。家。必。行。吞。蝕。則。與。一。友。人。商。酌。或。自。行。耶。或。以。人。往。受。擬。交。春。始。自。行。吾。友。則。曰。此。易。辨。耳。不。如。趣。行。爲。佳。蓋。遲。行。一。日。則。智。計。遄。生。產。將。不。完。且。遣。人。又。烏。足。恃。矧。爾。素。有。道。德。之。名。爲。人。欽。矚。何。懼。之。有。余。經。友。人。勸。勉。卽。毅。然。自。行。明。日。晨。起。首。塗。塗。中。

值雨三日之中。余竟以疫病死。復面鬼司。以爲可以入城。鬼司見余。卽曰。爾外表佳。而居心劣。理宜託生。余曰。吾固無大過。義可入城。鬼司曰。以我思之。不如去佳。勿呶呶於此。余自承無過。鬼司不答。令人推予而出。更令投生。

第十七章

此次生於西班牙之阿維突。父名威蠻得。世父爲王。名野路叟。予遂承繼其後。爲王太子。較前託生者。乃大異。長日無數醫生侍吾長成。少長則師保環侍。飲食居處。咸以禮。卽偶爾遊戲。亦必以禮自律。旣長。居宮中。富貴無極。羣雌鸞鸞。咸來親余。而諸大臣。咸仰吾鼻息。一一加以賜賚。間有不得意之大臣。余則代爲緩頰於王。咸得優美之缺。王薨後。余遂繼統。以理言之。吾應居喪盡禮。哭泣

哀痛於禮方合。顧乃不爾。既登大寶。心頗愛民。至於弊政。余則一
一。改之。舊制。每年宜以一百童娃。賚送木爾。吾以爲不然。卽立格
之。木爾使者至。吾斥去之。且加以重辱。苟非爲禮。與律所羈縻。則
此。使者不反矣。使者既辱。木爾大怒。遂興戎。吾則飭備六軍。出與
百姓演說。以爲非戰不可。且云。此次興戎。卽爲爾民弛其擔負。非
私仇也。百姓聞言。皆大譁。願赴敵。以死衆心。旣一兵卽大集。雖主
教及牧師。亦願投磨下。余兵與木爾。接於亞威達。余兵大敗。非關
天黑。則吾全軍當盡墨。余以兵退保山上。悲慨萬狀。傷吾民也。且
思民之戰死。固爲國殤。實足傷痛。幸余非爲私利而戰耳。躊躇久
之。思復仇之策。因思以迷信之道。愚此軍民。謂吾夢井木司神來
告。更戰必無不勝。謀定未發。而主教入帳。面余。余僞爲無見。作與

神。語。語。畢。且。謝。曰。謝。神。見。貺。許。余。得。勝。忽。爾。似。寤。謂。主。教。曰。公。來。許。久。吾。竟。未。見。也。適。井。木。司。神。來。見。吾。與。之。傾。談。且。公。亦。曾。見。井。木。司。神。乎。主。教。曰。見。之。想。神。之。見。靈。卽。吾。旦。夕。禱。告。所。致。且。吾。前。數。句。鐘。亦。見。神。靈。言。必。敗。木。爾。余。聞。言。匿。笑。卽。思。於。此。時。借。神。道。以。鼓。勵。將。士。明。日。晨。起。主。教。登。演。說。臺。述。王。昨。夕。見。神。事。云。卽。道。人。亦。見。兩。次。天。神。至。軍。氣。概。凜。然。謂。異。教。之。敵。不。難。勝。也。神。旣。如。此。衆。萬。不。可。自。餒。道。人。敢。有。妄。言。天。寶。鑒。之。演。說。後。集。兵。向。敵。兵。心。旣。一。勇。氣。百。倍。余。又。得。一。祕。計。思。實。主。教。之。言。卽。覓。得。一。心。腹。之。人。令。著。古。時。衣。冠。右。手。執。白。旗。左。執。紅。十。字。騎。於。白。馬。之。上。力。馳。而。呼。曰。衆。隨。神。行。衆。見。神。馳。於。是。卷。地。而。進。力。衝。敵。陣。木。爾。乃。大。敗。主。教。至。而。告。余。曰。適。道。上。遇。神。靈。言。吾。兵。勝。矣。神。且。言。後。此。

廟中應增產祿。主教言後，衆皆謹呼奏凱。於是主教索產不已。其願且奢。余見其貪，卽告之。教皇令赴拖里斗。已而有下級軍官軍功甚偉，受創甚劇，乞余加恩。余本欲賜之以要職，忽有大臣入言曰：「此要職已允伯爵之公子，萬不能奪予此軍官。且伯爵勢力甚巨，拂之非計。余如言中止，卽令此大臣位置此軍官。大臣允諾後，此死時遇此軍官，居然餒死矣。須知未履王位者，萬不知大臣之欺罔也。夫爲王者，不必有心害民，特爲左右所愚，往往卽於昏悖。方余在位時，有伯爵沙尼先已下獄，其子卡薄有戰功，請以功贖其父罪。余思伯爵受辱至矣，况其子功大本可相抵擬，欲赦之。而大臣力言其不可，且云此爲先王所定之囚，王安可及身而免之。不惟縱奸，亦無以對先王。並以彰先王聽斷之不明，非孝也。忽有

一。人。附。耳。言。曰。此。伯。爵。一。家。與。王。爲。世。仇。萬。無。可。釋。之。理。余。聞。言。信。之。而。伯。爵。之。子。不。可。得。請。伯。爵。亦。大。悲。憤。於。獄。中。而。其。子。亦。屏。不。仕。後。此。聞。之。伯。爵。寃。而。其。子。則。忠。孝。人。也。然。其。初。尙。蓄。疑。防。叛。顧。乃。不。然。人。人。固。愛。戴。余。如。神。天。莫。之。敢。犯。蓋。天。下。君。王。恆。多。疑。而。自。信。往。往。爲。大。臣。愚。弄。至。死。不。復。自。悟。以。理。言。之。生。時。固。有。君。臣。之。別。迨。死。則。貴。賤。不。分。矣。死。後。因。卡。薄。之。故。所。以。不。能。入。城。鬼。司。見。余。大。怒。不。聽。自。辯。仍。斥。吾。行。

第十八章

余此時復生於俳優之家。侍差魯司於宮中。人人呼我爲愚駭。余安得愚。若差魯司者。乃真愚耳。余卽於此時。取利。差魯司旣重。余匪求不應。於是大臣皆結好於余。蓋宮中與人相處。非行以詐僞。

萬無安身之地。一日王謂余曰。爾之權力。似巨於我。余曰何也。王爲國主。臣則弄人。何權之有。王曰。汝不欲爲王耶。余曰。力不能爲。時有伯爵浩薄。忒。曾經奪爵爲民。余實復之。又有一人名薄魯。因以削籍之故。乞王復之。乃不謀之我。一日遇之宮中。余曰。君欲得先疇所謀。乃少誤。薄魯因曰。吾有何誤。詎謀之。爾始不誤耶。余曰。不趨吾門。爾終不得薄魯。因以拳擊余。立仆。余告之王。王大怒。逐之。而謀復之計亦寢。余此時權傾人主。凡宮嬪忤余者。寵眷令之立衰。中有一女名亞遲。爲王寵妃。妃亦僞爲喜余。思欲以語傾余。已而讒行。王每臨朝。恆以正色對余。每進雅謔。王恆不悅。已而爲大臣所覺。遇余恆澹泊。不復加禮。余知旨。然尙不疑亞遲也。偶與之言。妃仍如恆狀。已乃宣言逐余。衆皆附和。於是偶有所言。衆皆

不齒。余一日面王。王曰。豎子何言。余曰。豎子居宮中久。故不衣俳優之衣。王曰。如何。余曰。王之左右嬪妃。恆以王爲俳優。故無用。豎子居此。王如不聞。卽宣旨杖死吾身。而王后知爲亞遲所譖。爲余緩頰。於是入王后宮中爲弄人。口貢雅謔爲娛。顧王后無權。衆亦不加吾禮。已而后亦厭倦。余懊悔成病而死。因一一告之鬼司。鬼司仍令託生。

第十九章

吾又託生羅馬之貧家。長日行乞。顧行乞亦自有法。第一節當僞爲悲哀可憐之狀。蓋自少授受。學之匪難。次則抗聲若哭。實則非哭。然亦學之穉年。此外尙有祕訣。而聲貌爲先。至於女子行乞。則增以善哭之聲。哭必下淚。始足感人。故乞雖下賤之營生。然非洞

悉人情亦不能自活。吾平時細察物理。行乞之曲體人情。較之政治家尤爲精妙。且政客與乞人實同工而異曲。道在欺誣。社會然亦有不知止與知止之別。乞人行乞得飽卽止而政客之慾則無厭也。並無從得其止境。前此英之哲學生曾論述乞人之事。謂一面貴人必逾格尊崇於心。始慰此訣。吾父亦深洞其理。吾自少時已受庭訓。一日吾道遇教皇。向之行乞。曰先生可體上帝仁愛之心。拯吾之命。教皇怒曰爾敢妄稱上帝。在法宜答。適吾父在旁。見教皇不懌。卽以鞭鞭我。且曰汝後此當留意。今日鞭汝非爲不得一錢之故。此當稱教皇爲陛下。不能以尋常先生二字目之。由此觀之。果人人盡如教皇之吝。則世間無乞丐矣。尙憶當時有二事可述者。一日遇見一美丈夫。丈夫授我以銀錢。且曰吾予爾以此。

囊中不多剩矣。又一日遇一少年。衣禮服。吾卽與乞錢。曰。先生今日著麗服。度必榮陞。吾請爲先生致賀。授我一錢。以拯餘生。少年曰。汝言我麗服。實則吾之名位。逾此百倍也。立授數錢而去。至於遇貴婦時。則曰。盛美之女士。上帝當能養女士之玉容。俾無憔悴之日。然每發此言。必有佳貺。至遇醜婦。則所得尤多。此外尙有一事。每見貴人侍從。孔多者。其人決不與錢。惟偶以單車外出者。或能得其一二。至於或與或不與者。則境與時制之也。境順時佳。則乞者得。霑微利。若時與境非者。則不名一錢矣。譬如遇賭徒。方新敗而歸。向之陳乞。轉形慷慨。若擁資多博而累勝者。轉不擲一文。譬如律師。自野而入城。爲人辯護。醫生往治人病。命車甫出行。乞必得當。若律師訟罷。醫生自病家中歸。則萬萬不能以錢與我。吾

研窮其理。富者轉吝而貧者易施。然則行乞之眼光。當先辨富貴。猶立竿見影。若不具此等眼光。則斷不能分晰。蓋富或偽。貧亦偽。富倉卒正不易辨。然以貧偽富。其事頗不易肖。彼富者偽貧。終不能自掩其祕。即使偽爲檻樓。亦不易辨。而往往手中加金戒指。囊中則貯金表。於是風聲漏矣。蓋以富偽貧。非有所利也。特用以譴人耳。惟貧之偽富。則百計矯飾。爲力太勞。猶之惡酒強醉。使人莫堪。亦往往有之。貧者之出一僕一馬足矣。乃必兩僕兩馬。其一馬則賃而足之。衣服固以素淨爲上。然必尙文繡。實則貧酸之相。又何能掩以理觀之。凡人之好自標飾。則必不能量入爲出。此外尙有所出逾於所入者。其待人轉形慷慨。與此等人遇。必以盛富推之。則所得必遂所求。而暴富之徒。尤不吝於施與。蓋無因暴發。

以來。路。易。易。故。亦。弗。校。吾。嘗。遇。一。人。驟。得。巨。金。吾。一。陳。乞。則。與。我。甚。夥。左。右。曰。胡。爲。逾。量。以。施。其。人。曰。夥。矣。此。不。足。校。也。如。是。日。之。事。深。以。爲。幸。顧。乃。不。能。留。餘。或。亦。娶。妻。則。行。樂。較。之。富。人。爲。長。吾。自。思。夫。婦。倡。隨。日。久。他。人。均。不。足。與。我。比。肩。吾。妻。亦。乞。人。之。女。岳。父。隨。手。虛。擲。吾。行。娶。時。初。無。奩。資。之。足。言。岳。父。死。時。曾。遺。一。小。屋。在。孔。道。小。阜。之。上。行。旅。所。過。一。望。立。知。其。旁。有。小。園。草。木。亦。佳。麗。吾。妻。爲。吾。生。子。女。數。人。吾。出。行。乞。吾。妻。恆。爲。吾。治。飯。惟。勤。孳。其。子。則。不。留。意。及。余。余。飯。後。則。細。數。所。乞。之。錢。且。譏。施。者。之。愚。妄。喜。諂。卽。用。行。乞。之。言。以。娛。吾。妻。年。近。百。歲。昏。然。而。逝。殊。善。終。也。死。後。復。面。鬼。司。鬼。司。曰。汝。當。自。核。平。日。作。幾。許。譫。言。余。總。計。作。譫。言。可。五。千。萬。次。鬼。司。不。悅。曰。似。爾。資。格。能。入。此。城。耶。吾。知。不。能。遽。入。遂。又。

託生人境。

第二十章

此次生於德國貴族之家。爲公主之子。生時甚艱。穩婆強取吾頭而出。墜地卽死。然亦不歸陰司。仍托生他處。已至英國。時國王爲伊司魯第二。吾父名烏魯諾。爲蘇拾克伯爵。及吾長成。名固得彬。方浩魯得登極時。吾大有聲於時。且助之王威拾克國。此時尙有一人名哈底牛。可以爲王。吾力抑之。而助浩魯得。而哈底牛之臣伊麻。仍欲令其次三子更立。吾知之。密語浩魯得。因爲定策。殺伊麻之二子。時伊麻自腦門將召歸二子。乃王爲伊麻所愚。以伊麻方梵修。不問世事。王以爲無心於奪嫡。吾勸王亟撲殺此二子。以殲後患。然伊麻甚有智略。但招次子亞魯佛雷歸英。留伊得倭。

於腦門豆。伊麻似預知余策。故但取其。一。更留其一。以爲後援。乃亞魯佛雷始至。吾卽以人刳取其目。囚之廟中。此爲大政客之手。段悉心爲主。故出此辣手。蓋王位固則余之名位亦固矣。已而浩魯得薨。而哈底牛亦死。而伊得倭不念宿怨。請余助其御極。余此時亦不之畏。蓋權力足以與之抵禦也。遂妻之以女。女名伊知塢。伊得倭勉而從余。非所願也。然吾女已立爲后。而女乃不孝。力與余抗。謂彼君而吾臣。然余父女之情仍在。已而女爲王所逐。余乃大悲。且吾所以立伊得倭者。以其人罷駑。卽使爲王。亦當聽吾指使。故王雖御宇。而政仍屬余。外雖恭順。而中甚桀驁。黜陟由我。擁貲旣富。名聲奇劣。百官畏余甚於畏王。百倍。伊得倭平日愚妄異常。其娶吾女。畏我也。已而恨吾跋扈。乃與吾女離異。且違背其母。

下之獄中。此策亦定之。我也。時吾子抓尼。姦一女冠。衆皆鼓噪。吾子遂奔丹麥。以書告余。請赦其罪。王不之赦。余知有宗教之人。從中爲梗。以此人亦經吾裁。抑故恨。恨不已。吾子遂以丹麥之師。侵英。匪所不爲。蓋謂師臨城下。則王必畏。而請盟。則已罪。亦可曲赦。迨城堡屢經蹂躪。王不得已。赦其前罪。王平時偏重朔方之人。遂立腦門人爲大主教。於堪他白雷。加以殊禮。而余心深不謂然。蓋其人之能崛起。權不由我。時余方柄大權。凡朝士。非余手植。則心快。快。又防彼一得勢。行將撥我。蓋出我門下。則惟吾言。是用萬不。至於抗撓。因是之故。則力格之。不令有伸眉之日。須知有權力之。宰相。則視其國主。如其寵妻。一親旁人。吾卽自爲外遇。且國王之。無定向。猶淫娃之易爲人誘。凡由他途。以進於王前者。余匪不力。

毀。此時主教之勢力稍伸。欲以美官授婁路。婁路寒人也。余告之。國王不宜拔自寒細。王曰。是爲主教之戚。余曰。果如是者。則主教卽王之仇讐。而王乃以吾言告之。主教夫以余言示主教。則王心已嚮主教。可知矣。余欲復其權。則非以王遏王勢。終不可得。前此王之畏余。畏吾勢也。今吾勢略殺。故王不吾畏。於是仍思遏之以威。時有布朗伯爵來覲。余得機矣。布朗伯爵覲後。將歸法國。遂以衛士至斗倭治行館。至時衛士強占民居。民不之允。而衛士遂爲百姓叢毆而死。伯爵大怒。責民。民乃大譁。逐伯爵。僅以身免。訟之於王。王允之。卽以余統兵平亂。然其地實吾采也。卽啓王曰。凡英國聽訟。必集兩造。果百姓冥頑者。則以法處之。若無罪者。又安能偏聽伯爵之言。王弗聽。余遂舉兵討王。衆爭以王爲虐。爭集而

擯王。余告百姓曰。吾之內討。不得已也。直爲爾輩直枉耳。英人聞外國人。則爭憤憤。於是揭竿者四起。余旣背叛朝廷。遂不居英國。已而挾外兵犯闕。且露布告百姓。吾兵之來。排外也。王見狀乞和。仍收歸吾女。遂訂條約。嚴束王之手。足。俾不能抗我。始解其兵。余意王果不許。則城下時。必大肆劫掠。余旣復入內閣。則先窮治大主教。乃大主教畏罪潛逃。而余仍欲流配其人於外。以主教別授一人。余復位未久。王日益不平。乃以毒酒飲余立死。由此觀之。余一生爲權臣。乃無安謐之一日。心心虞禍。不已。須知權臣之勢。大似藥丸。裹以金色之衣。人人爭悅。迨一人吻。則百病發矣。鬼司見余時。大加憐憫。余方欲入城。卽又止之。曰。此地非權臣所入。且爾罪狀。宜入無底之窟。今吾不汝罪。汝趣投生。

第二十一章

吾乃復生於卡恩之城。在腦門豆中。吾母名馬替達。吾父則不知其名。十三歲時。精壯異常。遂隸於威廉公帳下爲兒郎。後威廉攻英。遂帝英國。余投軍於匪米瘦。已而大戰於黑斯丁。獲全勝。余初臨敵。膽懾不止。吾同伴二人皆死。余益膽落。已而久在兵間。勇力暴長。力衝前敵。斃虜十數。已而槩中左股。臥於死人叢中。而我兵與敵交綏。人人覓吾身而過。幸未受踐而死。戰息後明日。威廉以人覓創兵。吾病且死。醫者洗吾創。幸體力甚壯。乃無事。養創旣久。復出臨戰。遂奪歸斗倭。卽送余入斗倭。而余復病痢。體乃大弱。久久始蘇。方余病痢時。而伙伴多呶噪可厭。幸而全愈。遂命余守斗倭堡。兵官食息甚劣。余尤苦饑。且無宿處。因是物故者多。居堡四

月。人言布朗伯爵至。蓋自法國來撲此堡。然吾軍力抗。則盡撲之。山下。伯爵逃歸。此戰余又傷臂。既痛且病。養創至三閱月始愈。余愈後遇見一女。彼此投契。其父母居與堡鄰。余防其二親不允吾婚。然女心甚摯。其父母亦慨諾無忤。遂定婚禮之期。行禮之前一夕。余心大悅。忽得主將命令。移帳至武英色。且大集兵於是間。王親征。以此軍西討。嗚呼。天下敗興斷腸之事。曾如此極乎。是夕長官不令出堡。余亦不能與情人爲別。時爲隆冬。寒至不可以耐。遲明拔營。竟失結婚之期。路修而天寒。苦不可狀。較之新婚。其苦樂殆不可言。噲是夕顛倒不能安睡。其怨憤之狀。永永弗緩。已而兵至伊西忒。王下令圍攻此城。城亦旋下。王乃築堡以守。余亦與是役。其視斗倭乃尤劣。民旣非馴。睚睚與吾爲仇。果一人獨出者恆。

爲人殺。且不能乞假歸娶。而情人亦未有書來。明年春。伊西忒之人少靖。守堡者易主將。余乞假立允。遂至斗倭視情人。於斗倭問之。則情人死矣。死在前一禮拜。以思吾不見。構疾而終。余聞耗大。悲則咒祝無已。卽臥於墳次。哭泣至哀。如是者可二日。旣而大餒。爲人勸止。復歸伊西忒。而女之父母。見余頗冷落。以爲余之癡。情殺其女也。夫人旣失所歡。顧久久亦畧釋。迨假期旣滿。遂歸營門。至則奉檄赴北方。時北方之藩鎮反。皇帝親征。吾卽隨蹕而北。師次要克。皇帝肆赦其首事之人。而治脅從甚嚴。卽命余往取一人。此人枉也。平日未出戶庭。而竟納之囹圄。余知其枉。不願遽行。顧令旨所在。不能不承。然心滋弗懌。旣至取人。其妻子大哭而求我。我知奉令。胡敢放縱。然此著尙非已甚。後此奉令。皆倒行而逆施。

於是皇帝復引兵至腦三白倫。爲國復仇。以彼間有人。與丹麥人阿司崩合。揭竿起事。皇帝親征。城下之日。縱兵行擄。恣所欲不問。吾奸一婦人。且殺其懷抱之子。然後縱火焚其廬舍。此時腦三白倫之地。幾無完膚。近六十里中。焚燬無人煙矣。皇帝復引兵至伊來島。攻斐倭。得所部頗精強。然兵至立殲。皇帝令吾尋迹斐倭。得吾身。被三創。醫治至久。當皇帝至蘇格蘭。吾竟弗從。迨創平。皇帝至腦門豆。征斐里偪。以英國內亂。乘勢攻腦門豆。圍漫芝城。余左股受巨創。非斷之莫救。於是醫去左股。遂出兵籍歸里。貧極無資。而體力亦罷。忍飢耐寒。至六十三歲。因述其戰績。誇示後輩。已而畢命。至陰曹。面鬼司。鬼司亦頗哀憐。不令我入無底之窟。仍令託生。

第二十二章

余此生所操之業。則裁縫也。製服固足禦寒。亦足爲時美觀。似屬高尙之藝。乃世人往往輕之。不以屑意。試問世無裁縫。則上下等威。何由分悉。譬如皇帝王公大臣。苟無品服。胡能知其尊貴。惟既有品服。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此非裁縫之功耶。至於美人。得麗服。尤增其美。此亦裁縫之功。余自列肆以來。爲司諦芬皇帝製御服三。爲加冕之用。衣旣進呈。加冕之日。余亦往觀。人人咸言。皇帝著此衣服。佳麗極矣。衣爲吾製。聽之。烏能不喜。因之尤願爲朝紳製衣。此等人皆鼎貴。得麗服。則儀表爲之一肅。故余尤樂爲用。然恆不與吾值。因以才技得名。則取償於尋常之人。以尋常之人。雖予我以錢。貴人則否。而余尤重貴人。然貴人中亦分二種。前一種

人。有。心。負。債。後。一。種。人。則。欲。償。無。力。均。之。皆。梟。負。也。其。欲。償。無。力。者。多。屬。武。人。戰。時。裁。縫。之。關。心。勝。敗。甚。於。政。客。以。其。人。戰。歿。則。吾。費。亦。因。而。不。償。憶。卡。丁。加。之。戰。吾。軍。大。敗。死。者。如。積。中。有。無。數。之。人。均。負。吾。責。者。已。而。繼。起。之。人。較。吾。爲。優。凡。賒。取。其。衣。者。爲。價。恆。倍。果。不。予。錢。者。則。往。擒。其。人。禁。之。屋。中。必。得。贖。始。聽。贖。然。當。時。吾。爲。紉。人。時。則。無。術。足。以。取。值。尙。憶。吾。生。時。與。吾。貿。易。者。有。三。種。人。甲。種。爲。立。給。予。值。乙。種。則。稍。緩。丙。種。則。一。毛。不。拔。其。立。予。吾。值。者。爲。利。頗。微。其。稍。緩。者。吾。則。倍。其。息。因。以。一。毛。不。拔。者。之。所。負。取。償。於。緩。授。之。人。綜。計。之。亦。不。虧。負。果。余。不。肯。揮。霍。尙。稱。小。封。吾。一。妻。二。子。以。儉。度。日。不。得。溫。飽。願。有。外。婦。居。村。中。與。余。情。好。甚。篤。余。爲。所。轄。聽。其。號。令。蓋。心。醉。其。美。故。不。能。不。屬。心。其。人。然。浪。費。無。度。幾。

毀吾家。然余亦宿爲之備。家蓄二狗。閒卽行獵。以行獵之故。遂荒本業。肆事悉委之同夥。夥我者。藝事旣工。則性亦驕。蹇余一溺外。婦一戀獵。事不能躬。親肆事。則一一聽其凌轢。不復敢校。不得已。加以厚獎。以結其心。而此夥竟反。客爲主。似彼爲權。相我則昏庸之主耳。而肆中人咸敬畏其人。威重過我。萬萬迨吾旣死。來面鬼司。鬼司無言。仍令託生。

第二十三章

此次乃投生於倫敦。父爲城中縉紳。凡十一子。余次爲伯父以買遷致富。顧人多食夥。余不能坐食以自活。旣長則治魚業。頗得餘利。夫人咸具貪心。普少時絕貪。此時國家有二王。一爲約翰。一爲雷差。得雷差得統十字軍。赴雅露撒冷。而約翰僭號。余方二十一

歲。逐日演說。激動英人革命。余素能言。因之青年人咸宗禮。余以爲才士。卽年鬢稍長者。亦頗傾服。余心頗傲蹇。目中視人咸落落。當此之時。有羅賓夫得。及其友小約翰。在要克省頗著聲望。余以書予羅賓夫得。延至倫敦會議。意與連絡。可以同時舉事。願書去不報。尋有人名威連阿司邦。號長髯。亦在倫敦中得名。然冒猥無恥。僞爲道德。譁世而取寵。吾亦稍稍附和其人。稱爲愛國之君子。其出也專爲民權。而長髯乃不余答。余不服。思乘機以黜去之。以勢力末適。則故與委蛇而已。已而大主教堪他白雷以兵至。擒之於薄教堂。尙有同惡九人。一一縊而死之。而吾亦見擒。主教亦欲殺余。顧以吾父曾捐助國家。俯念舊勳。因而肆赦。余遂不敢復言革命。則悉心貿易。恆欲增長魚價。則極力籌畫。無間晨夕。於是日

形起色。然仍少遜於前。以行商但尙金錢。余財初不甚豐。亦無高居人上。此魚業公司中。本有多人。余則思據爲首要。以攬全權。已而權果余屬。遂躋爲紳董。已而約翰僭號。余合諸人反抗之。實則約翰昏淫。沈湎酒色之中。爲輿論所不齒。已而法兵來侵蝕其地。而英人聞余反抗無道之君。人人附和。果余此時出以公心。則不失爲衍衍之烈士。然余之爲此。直動於私利。非爲國謀也。吾意欲令約翰畏服用。以誇示於人。然後賣吾黨人以媚約翰。及約翰與教皇鑿兵。吾尙起助約翰。蓋教皇及法皇。偪令約翰遜位。退爲小侯。而約翰與教皇言利。貢以歲幣。乃帑藏無金。則思籌措於民。然非余助之。則終歲可以不得一錢。余知之。乃與立約。必得佳處。方能商助。且歲與津貼。及五等之爵。約翰以需財之故。立允吾請。吾

至裁判所演說。言皆轉嚮國王。令民出資。顧余雖能言。衆皆弗聽。余慚不可耐。全體反對。不出分文。中有一人抗言曰。鮑魚之臭。中人欲嘔。於是人人毀詈萬聲。雜動皆集。矢於余。余卽私逃而議士爭逐。余後罵詈不止。余本欲入宮啓約翰。述其被辱之故。約翰已知狀。不謝余之苦心。但恨百姓之困已。言必欲加以顯戮。余與約翰王索酬。而王不答。揮余令出。余往訪大臣。求緩頰於王。而大臣不面。如避傳染之疾。余因鄙薄宦場中人。有求則諂。無求則傲。余既出自宮中。凝坐值廬。思所以圖謀善後之法。大臣既不吾直。而民。嗾。又。至。可。畏。行。將。奈。何。遂。快。快。回。家。既。以。馬。行。而。市。上。之。人。猶。聚。而。罵。詈。甚。至。拋。擲。泥。土。匆。匆。至。家。而。衣。上。之。污。泥。已。滿。遂。令。嚴。閉。其。門。見。吾。妻。方。抱。子。而。哭。吾。以。爲。妻。當。慰。我。不。惟。不。慰。且。申。申。

而詈。曰。汝胡爲行此不經之事。果見商者。卽不吾從。亦不至一敗而塗地。蓋余前此行事。必商之。吾妻。幸不至敗。今茲出余私斷。其敗宜矣。此時懊悔已晚。前爲民黨。今入保皇。乃兩俱不合。直子身耳。知此後不能更作。買遷則移家野處。然惡名已徧國中。而妻子咸以爲懟。遂抑抑而死。鬼司見余言曰。爾固小人。然受辱至矣。罪不汝加。汝仍宜託生爲人。不更入此城中。

第二十四章

余復託身羅馬。家雖小康。然門望甚偉。吾父加以教育。乃不幸早孤。家無恆產。不得已遂讀書於教堂。願頗能詩。人人稱爲才子。旣出校。則爲詩一篇。贊美教皇亞力山大第四。及教皇欲慶西西里之王。吾爲長篇贊美。以爲可以得賞。願待命一年。初無音耗。遂以

人微探教皇意旨。教皇曰。吾太倥傯。無暇披覽。余失望無聊。然尙欲更試。再製一詩。詩名初老曾馬。爲詩中寓言。引基督教之利用。如希臘攻初老曾時之戰馬。馬上載兵。而教士之勇。乃同此馬。用以敗邪教之民。因誦其詩以視余。此余字蓋著者自稱余止之曰。詩長不能細聽。而此人仍曰。詩人之詩。宜誦之人。惟誦時亦欲聽者鼓舞。且同輩之詩人。初無足取。獨有一人。工力甚佳。吾則媚嫉其人。以詩刺之。已而摧挫不偶而死。而鬼司仍令託生。

第二十五章

此時投生於西西里爲僧兵。四出征略。惟兵與弁無別。弁之衣飾較兵爲佳。太平時衣食尙足。至於出師。則上下一體矣。僧兵旣死。投生法國。習跳舞之技。技精一時。似數世以來。此爲最上之藝能。

蓋跳舞中能爲人類至神之藝事。則出之天授。非復人爲。皇帝飭余教宮嬪。及教宮中小臣。余傲然自足。而朝士亦皆延接。既專此業。則文字都廢。而年又漸長。遂死而面鬼司。鬼司頗加優禮。然仍令託生。終乃爲主教。語至此。以下稿本散失。遂不可知。

譯者曰。此書託爲鬼語。而鬼不能著筆。署稿何由流傳於世。只能以不了了之意。在罵世。故以周里鶯所言。歷述其轉劫之家。在在皆冒過失。且其所列之過失。亦世人所習有者。然鬼既不能復生。則萬不能道出此書之結穴。至此書亦不能敘其傳。自何人作如此結束。頗有思致。

共學社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熙初譯 第一冊五角

本書為大文豪易卜生君所
 著名劇述一女子嫁一老醫
 生之事以指示婚姻之意味
 及其幸福之由來凡婚姻是
 何種生活結婚須憑何種意
 志由何人擔負責任皆於各
 幕中暗示其正當之見解凡
 新舊式結婚之流弊讀此可
 悟補救之法

元(585)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洞冥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斐魯丁

譯述者 閩縣 林紓

發行者 靜海 陳家麟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閩縣 安慶 蕪湖 南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四五七張

記 筆 人 名

話 瑣 濱 淞

此書係天南地北所記多怪異之事。故以子不語名之。雖隨手撥拾。而情辭雋永。實居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上。

記 筆 菴 庸

無錫薛福成著。分史料軼聞述異幽怪四類。定價二角五分。

二册 定價六角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新志	虞初類志	清稗類錄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	小說叢攷	隨園軼事	六合內外瑣言	精刊觚臚	橋西雜記	淞水亭雜識	閱微草堂筆記	造微集	茶餘話	聽雨軒筆記
五	二	二	二	三	四	四	六	二	二	五	五	八	一	二	四	四	五	六	一	一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